

新甯縣志卷七

襍紀志

紀而曰襍明其無所不備也不分體不辨類博採兼收附於簡末蓋例雖難於類從事則未可概置亦勢有不得不然者昔陶岳有五代史補司馬溫公通鑑長編亦襍採稗官小說蓋志其大不遺其細耳夫自古襍祥夢卜誕異參差之事正史所不載者往往襍紀於外傳之中固史家之變例也茲編所輯非盡屬荒誕因格於不能類從之例而又

新甯縣志

卷七

襍記

一

未敢芟夷故凡軼事遺文錯舉兼錄用以備探討廣流傳亦酉陽雜俎之遺意云爾志襍紀

一乳三子

邑民傅學義妻羅氏於乾隆五十年五月初四日一產三男俱存活里鄰聞於官具文詳報奉准部覆賞給米五石布十疋

楊世德邑之東鄙漿池埧人妻熊氏於道光九年九月初三日一產三男俱存活無恙事聞於官邑令吳給予布粟賜其名福祿壽三官



水災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是故常則資其利變則受其災理有固然無足怪者高堂隆曰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邑治北二十里有蛟水溝者源出龍王塘潏紆百餘里滙澄清河以入於峽雖溪澗之澌流亦疏鑿之往蹟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也其兩岸皆腴田連阡接壤一望無際雨偶愆期咸資灌溉附近多利賴焉道光九年水忽大至壞民居廬舍不可勝

紀田隴悉被冲塌沙石汙積者不下數百頃詢之士人云是日雨不甚大而水漲異常跡水之濫觴處若地陷者然其色黑其氣腥瀆沸湧出澎湃奔騰勢不可遏誠亘古未見之奇也縣以狀白大府孫東壑郡伯親看其災給貲撫卹雖暫時全活而汙積田畝不復可耕直是赤貧如洗矣夫以膏腴沃壤世蒙其利而竟壞於一旦豈意料所能及哉可知災變之作非人力所得預謀貧富何常聽之而已世之廣置原田以遺子孫者其亦處常則思

變居安則思危以無負高堂隆之訓未始非保富之一助云

蟲異

蝗蝻害稼夫人而知之矣然多產於北地非蜀中所常有也故蜀農之望歲惟憂旱魃爲虐而水潦蟲災不與焉亦地利使然耳則目所習見者視以爲常所不數覲者羣詫然異之此恒情也究之災變之作亦非偶然人固忽不加察耳夫蝗雖一種而名各不同說文云蝗蟲也一名蝻一名蝻考之

埤雅食心曰螟食葉曰蠶食節曰賊食根曰蝻而皆可以蝗賅之猶不足異若但齧其節啜其根而並未嘗果其腹則異之更異者邑多沃壤交通阡陌衣租食稅之家坐享溫飽初不知有蟲患也道光九年夏六月稻正含胎□慶西成猝患蟲齧節而挫其根穗盡萎凡蟲之所在鮮有登者就中或損其半或全損之復有比鄰而安然無恙亦若真有神役焉此何以故按蟲狀赤頭黑身頗類蝗舊言有謂部吏侵漁則蟲食穀身黑頭赤者咎由武

臣似也邑僅設汛弁不與民事災何由致邑宰吳
素有仁愛名益無瑕之可擬惟是蟲所損稼論貲
無非素封其僅足自給者均獲豐稔觀此亦從可
識矣豈眞蟲之爲害哉

古塚示夢

乾隆中邑士人吳廷梓偶過尖子山下見古塚露
棺惻然悵惘者久之歸齋假寐夢一古衣冠人鞠
躬致詞曰余昔之提督太保也卒葬山麓歷有年
所今土崩石圯幸封植之是誠生死人而肉白骨

新甯縣志

卷七

雜記

四

也泉下不敢忘報廷梓憬然而寤爰鳩工甃石壘
土勒碑書頭銜以表其墓迨嘉慶教匪之變廷梓
隨牟軍門進征屢立戰功

加千總銜

賞戴藍翎人咸以爲封墓之報茲碑石尙存惜字多剝
蝕惟太子太保四字可辨其時代姓名則不可考
矣此附近居民所傳聞一辭者

屏山佛殿災

道光五年夏五月望日天朗氣清忽聞有聲自東

北來如雷轟電擊之狀震撼山岳眾皆驚起見日
麗晴空萬里無雲祇屏山之巔烟霏霧結直達青
霄羣往視之第見屏山廣福寺觀音閣折裂瓦片
飛颺木石四散並斃一僧僵仆閣之前楹奄奄氣
絕審其狀係被火傷但硝磺之氣燠人又似雷霆
轟擊者其時觀者如堵圍視此僧皮膚盡脫血肉
淋漓僅存筋骨猶強自呻吟共問其名曰僧人成
海詢其故曰住持成妙命我竊取神龕下火葯私
售於外奈封識甚嚴苦無匙鑰故以鐵錐灼紅鑽

之初不料其災及身也言訖仆地而絕仰瞻周視
滿堂佛像殆不堪問矣或頰其身或折其肱狼籍
顛蹶不復有所謂金容滿月者毋亦天厭棄浮屠
耶夫佛以慈悲爲本但可濟人毀身不惜惟是梵
宇琳宮窮極壯麗積千萬人之錙銖供數百年之
香火不毀於賊不毀於兵而顧毀於愚僧之手是
佛未能濟人而徒毀其身亦良可慨矣且火葯之
貯已非一朝溯自教匪倡亂鄉人仗義者捐貲練
團軍火器械咸備寺中承平後剩葯若干盛以木

桶藏之龕下上覆以板鎖鑰甚固不可謂不慎詎知此物之爲禍耶此蓋有數存乎其間假手於僧良非偶然耳是事也邑弟子員顧柳村名晷者能詳言之

雷驚賊

父老云嘉慶二年冬十二月十三四等日教匪首逆徐添德王三槐冷天祿等合楚省賊首樊人傑率衆萬餘蹂躪治南廣福場八廟橋黃河堰等處焚掠殆盡十九日突至甘棠舖距城四十里聲言

明晨至縣會食時城無重兵倉猝戒嚴人心惶懼莫知所措至夜空中作聲彷彿雷鳴聞數十里羣賊驚疑誤以爲人馬鬩填之狀懼不敢前未明卽移營去人咸以爲天幸云

殺生報

邑東郊李家橋有諸生某者一日飲於外祖家薄醉而歸至中途休憩樹下忽蠶蠹數百頭飛集生前已而逼近辛螫交加同行二三人代爲麾之不去生時痛不可忍叫號聲嘶橫臥於地旁有小溪

遂溺其中冀以自蔽而蜂亦隨之同行者奔告其家人扶歸語言恍惚自云前世好殺生以爲食多踐斃昆虫今之蠶蠹皆前世所殺傷者余死不足惜願以戒世人毋妄殺生言訖遂絕爲之更衣覺裳裏中蠶蠹尚有數升許夫以微物而立致人死生之報亦慘矣顧柳村言之鑿鑿以非佳事故諱其姓名爾

還金記

梁山李御舉人

出新甯縣城東南折爲白巖山拾級而上行十五

新甯縣志

卷七

雜記

七

里乃陟其巔又循磴道而下約八九里民居寥寥有楚人王明性者獨家焉山險而厚往來苦之其磴道卽明性所募以平治者柘城竇樗邨先生視縣事聞之以其人可與言善予以綽楔手書擘窠四大字縣試日且告以科舉之學殆楚人之愿者也今年二月明性有錢七千又貸子母銀十六金將質田爲饗殮計初六日夜有暴客乘其熟睡負之而走夫空山獨居而復慢藏誨盜固其所也明日將具其事以訴竇公是時去白巖山十里許地

名添子店有楚省梁姓者賊入其室毆之至死既而懼其禍己也遂投繯焉公往驗適過白巖山明性中道具訴辭甚哀惋公曰無庸學使者將至矣汝第讀書勿以此事入城不十日定獲其人以金錢歸汝也越三日明性忽來言昨夜將半聞人以石擲屋上其聲甚厲及取火照之則盜去金錢具在未嘗失錙銖夫失而復得小人何德以致之皆爲上者之所懾服耳因拜謝而去新之人莫不嘆息爲政三年而能使盜還金實所罕聞乃公歛然

視之謂是舉也或念王生貧甚我何與焉余則以爲果爾則當日之盜之也何爲也哉公治茲邑寬大簡畧獨於盜賊不敢少縱一人今之弄金以還固畏公之威亦感公之德也嘗論人之爲善爲惡如東西行只在反復間然未有立而不前者余意此人既能悔悟自必直造縣庭痛責己罪公且將憐之教之爲百姓勸是其所造殆不可量胡爲計不出此而徒彌首帖耳鬱鬱焉自竄伏於山谷亦深可慨也已爰記本末並以告世之長民者

還金記

浙江慈谿人 劉炳毅

新甯治南二十里地名白巖山儒生王明性結廬居焉貧無以爲生鬻田於富室獲價十六兩錢七貫布二端盜覷其有夜竊而去時守土者過其地明性往愬焉是夜將半明性方篝火讀書聞戶外有投擲聲懼盜之復來犯已也出而視之乃卽前日被竊銀錢布疋毫末不爽明性喜出望外於是往來行旅咸稱其事頗異云余聞之莫或信也天下之最貪者莫如盜方其未得也在人者尚欲取

爲己有及其既得也在己者烏必其持以與人斯言也余蓋未之信也丁巳夏余將渡嘉陵策蹇過白巖道傍有亭綠陰覆其上溪流繞其下頗幽異余隨繫馬石嘴憩息於亭上時松風颯至爽爽可人意少頃樵夫圃叟負薪荷鋤而至者十餘人皆裸膝列坐於其次相與談王明性事樵曰王明性善士也家貧不能自給嘗築山下路三年不倦盜之還金也意蓋感其德憫其窮也圃曰不然信如子言胡不於未竊之先憫其窮感其德也樵默默

無以對頃之圃曰法令之嚴夫人而知懼也明性
愬於官獲則有罰盜之還金也意者畏法而莫免
也樵曰不然刑戮之可畏宜夫人而知之固也信
如子言胡不畏法於未竊之先而必懷刑於既竊
之後耶非情也圃亦默默無以對須臾樵圃皆散
去余獨坐思其故不可得意守茲土者倘亦王彥
方之流亞歟

新甯考証 紹興王三奇撰

按新邑自明懷宗七年張獻忠犯境官民塗炭十

新甯縣志

卷七

雜記

十

三年賊盜四起荒旱頻仍十六年姚黃據地我
朝甲申復經流寇獻忠射殺之後而遺孽僞國公袁
宗第劉體醇馬重禧塔天寶賀珍李來亨郝搖旗
等號十三家盤據夔巫昌甯一帶肆行擄掠川陝
總督李公國英請發秦楚蜀三省兵馬進剿抵其
巢穴李來亨劉體醇自殺陣獲袁宗第郝搖旗等
梟其首懸之國門經二十載始定順治己亥萬縣
譚宏負固不服總督李公秉鉞渝城據夔上流宏
知勢不支殺僞涪侯譚文赴渝獻土投誠封譚宏

慕義侯鎮川北康熙甲寅吳逆稱亂遣僞總督王公良僞將軍王鳳岐劉之衛等盤據夔屬而譚宏附和吳逆加以將軍國公等僞號隨賊犯漢中四川總督楊公茂勲率師破之敗歸萬窟據天城我聖主不忍加誅命花馬池副將譚天叙齎

璽書招降之未及載餘庚申宏復叛而夔屬州縣又爲所據楚提督徐公治都將軍噶公爾漢統大師水陸並進屯雲陽而宏始亡宏子僞將軍譚天秘率眷口並親丁入太平縣桃花洞鬼蠻子寨送僞將

軍印於寨頭僞總兵胥世秀以圖匿身計世秀疑其併己猶豫間川督哈公遣官招降之天秘遂降械送京師誅之掘宏屍裂棄水濱此辛酉事也至鬼蠻胥世秀於癸亥歲亦成擒逆孽悉平安輯地方招徠流遺而新邑漸登衽席矣但新之歸梁始自戊申夔志之修在丙寅春郡守吳公美秀命太平令程諱溥者訪於江南廣陵肆中得萬歷二年夔守郭諱棐舊志全部因而纂輯所以新志略而不詳深望邑之紳士於趙坑秦火之後殘碑斷

碣之餘搜舊記采梁誌增而續輯而修庶言之文
而行之遠矣

新甯縣志

卷七

襍記

十二

國朝藝文

重建新甯縣署記

邑令 沈繩祖

新甯古宕渠地兵燹而後殘廢荒蕪戶不存什之一康熙六年併隸梁邑學校賦役悉歸之我

聖祖仁皇帝軫念邊郵

勅令招徠營墾休養生息六十餘年庶衍藩碩循復舊模邑之士庶於雍正四五兩年具呈請復縣治荷蒙大憲俯鑒輿情念川省生齒日繁野無曠上撫字催科正資分理用是陳議奏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一

請於雍正七年十月初八日奉

旨允議又蒙

聖天子深仁厚澤

特沛恩膏頒發帑金以五百兩建縣署以二百兩建捕署且部定署式勿令民勞爰於雍正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繩祖領帑經始鳩工庀材基仍舊址制照新規不數月而署告成闔邑士民咸躋堂相慶曰我新邑裁併六十餘年今蒙

恩復設官署重新自此戶口益聚田疇益濶熙熙皞皞

大化觀成此皆我

皇上如天之德仁育義正之所及也曷敢不請誌以垂

永久繩祖蒙

簡發來川委宰茲邑沐

皇恩之浩蕩覩士庶之懽忻而喜舊邑之得重新也爰

於落成之日盥手濡毛而爲之記

重建新甯縣學記

邑令 柘 寶容 邃
子 聞

新甯歸附梁山六十年於茲矣學宮鞠爲茂草士鮮儒行民多喬野君子傷之夫聖人之道大矣聖人之教遠矣惟是縣廢則學廢學廢則教無所施而道因以不明此風俗人心之隱憂也新甯蕞爾區雖僻處山中庸非聖道之所充盈聖教之所暨訖者乎我

國家輯甯煦育百年間散者日以聚生者日以滋富而方穀固其所也維時方岳重臣採風問俗請復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

縣治

詔可其奏其建官立制始於雍正八年庚戌之初夏

容

邃於十一年癸丑之仲秋來蒞茲邑請帑金五百重建黌宮殿宇門垣廡堂齋舍一循舊制越明年次第告成昭職守也抑嘗按其山川考其軼事自明季失政賊寇頻仍其間憑恃險阻荼毒蹂躪於夔達之郊者十有餘年士之生斯土者流離播棄惟救死之不暇疇復知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教哉乃者宮牆丕煥泮水澄波今日之刻桷丹楹昔日

之荒榛斷梗也今日之鐘鼓管絃昔日之禽鳥呶
嚶也今日之多士濟濟趨蹌將事者昔日之牧豎
樵夫歌咏而上下也於是邑之君子咸以爲幸雖
然容邃於此重有感也夫以今日之廢而復興爲
足多又安知不以異日之興而復廢爲足悲耶此
其中蓋自有歷終古而不敝者無關人事之興廢
也士君子生當聖賢之後人人固自有亘千古而
不磨者其道具在其教常存也要惟從事於灑掃
應對進退以植其基涵濡於詩書易禮春秋以廣

其識顯而証諸日用云爲之著隱而察諸睹聞不
及之頃庶各安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
以實踐夫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之理則聖人
之道卽吾性而自具聖人之教反吾身而各足夫
豈異人任哉上揆諸

朝廷建學設官之意諒無非與天下共明此道共體
此教而已學者登斯堂偕斯人習此業公此事幸
無自外於聖人之門牆焉斯道無不明而教有可
施矣用鐫諸石爲邑人士告也是爲記

宕渠書院記

竇容邃

古今書院多矣若白鹿若東林要皆起於宋明獨成都錦江書院襲文翁之故事據講堂之遺基雖法象禮器規制科條舉非其舊然自東漢以來世師其意莫敢變更故唐賢擬之爲淹中館稷下亭宜古今人材之輩出也先太史靜庵府君曾創朱陽書院於柘城東門外一時學者雲集如宋衛齊魯燕晉吳楚之士躡屩而至者歲嘗數百人講說經義考課藝文日用倫常間務實驗諸躬行不沾

沾爲榮名計予親承提命畧識自淑淑人大義蓋嘗有志於斯也久矣雍正十一年癸丑秋來宰新甯是時縣治初復城中居民寥寥土著之戶皆散處四鄉不相比附官斯土者恒不數月卽代去其簿書之鞅掌案牘之勞形難以數計惟嚴催科決詞訟平道途息爭鬪而已余履任後雖嘗與青衿子弟定條約立學規按方分社考校課業然卒因公而罷去歲春首委署梁山未幾調往省城分校文武兩闈歲除乃歸是予有志於書院之修徒以

多事促促時未有暇非敢忘也今年春深懼斯志之終未逮也遂卜於城之東偏得隙地一區構屋五楹門樓一間周以繚垣爲學者肄業所題曰宥渠書院殆因其地以名之也嘗慨教亦多術新甯自

鼎革以來安於簡陋而不知興起於善又雜於流亡兩不相入自爲雄長動多牴牾則欲其雍睦以相尚也不亦難乎故欲正人心厚風俗莫若取禮義廉恥古之所謂四維者足以救之蓋士無禮義則

無以修身士無廉恥則無以涉世苟不然者或子忤其親或弟仇其兄蔑棄人倫互相吞噬而又寡廉鮮恥靡所不爲追逐嬉遊耽嗜麴蘖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不知何所底止如是卽掇巍科登顯仕而望其直言敢諫致命遂志以報

朝廷予知其斷斷不能爲也復題曰四維堂各繫以箴誠欲人顧名思義因以自警耳果能於是四者植本樹基以盡爲人之道然後延訪明師主持講席博採經史研窮子集旁及歌詩作爲文章窮足

爲鄉閭之重達可爲邦家之光豈不彬彬然爲一時之盛哉由是文翁之教庶幾不衰朱陽一脈傳流愈遠其所造就當必求諸古賢人之列矣否則書院之建亦有司恒事何足以云

重葺宕渠書院記

邑令士周金紳
賈進士周金紳

古者書院之設皆所以明道也余家隸江南之金匱邑有東林書院爲宋儒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
有明顧文端高忠憲兩先生繼其盛當時樹木陰翳堂廡整肅歲有大會月有小會諸生習禮歌詩
聲出金石雍容劍佩嶽峙淵渟遠近有梁溪洙泗
之目迨璫禍傷殘僅存遺址我

朝敦崇正學邑中士大夫爰於舊址克復前規余童
而過焉長而習焉誠不禁高山景仰矣乾隆辛未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八

春奉

命來治新邑下車伊始聞城東隅有宕渠書院者係前
令竇公容邃建自乾隆二年集諸生講學肄業於
其中一時世道人心均有裨益往觀諮訪見敗板
頽垣漸成傾圮曾幾何時而涼煙衰草竟如是耶
是固余之責也乃以閏五月初吉鳩工庀材匝月
而整葺如前仍招諸生誦習其中因諗於衆曰書
院之設所以明道也明道先以立志爲本立志無
他以古聖賢人爲準的則雖未卽造乎聖人賢人

之域而中有所依據不爲利誘不爲威屈行成名立廉隅風采決有可觀矣雖然志固欲其定使不取助於讀書窮理則心亦茫乎無以自主故讀書之功不可廢小學一編

國家功令固俾諸生童而習之矣其義雖淺服習其間實足以收攝身心變化氣質至聖賢學術源流莫備於性理恐卷帖浩繁諸生未暇盡讀但日取近思錄朱子節要反覆循覽必能有所進益通鑑載君子小人情狀甚悉何者令聞無窮何者貽羞

百代皆足激發其志氣而爲進德修業之一助此皆於應舉之功實相濟而未始相妨人特未之察耳至若制舉文字則當取前輩名家若干首頻頻楷模其俗下無所發明之文概置勿覽蓋人之爲學固以先入者爲主先入者既定則其後將有所不可變苟少年時沒溺於俗下腐文則其先入者可知也良醫之用藥也能使死者復生而病在膏之下育之上則雖扁鵲不能爲之救凡少年時沒溺於俗下腐文其後雖有良師益友無可復爲卽

經史及先儒之書日陳於側彼且不願一觀觀之則倦而欲臥是扁鵲所不能救也故願諸生年少時自定其所主以聖賢爲必不我欺以讀書稽古爲必不可已使其病先勿中於膏肓則後此雖有小失可隨患而補之由是德性日以堅學問日以擴庶幾於今日之論不僅托諸空言而於諸生不無小補云若夫書院之設總以明道方今

聖天子雅化崇儒風醇俗茂卽山陬海隅之子莫不喁喁嚮風行見此邦人士棫樸菁莪日新月盛在轉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
瞬間耳安見岩渠書院之規模不可比烈於余鄉之東林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

重修龍池書院碑記

梁山刁思卓
字依進士

新甯舊有龍池書院建自明正德邑令黔中楊檜
邑人大理寺趙整作記謂因士舉不利移建是科
門人朱崇芳果舉於鄉地靈人傑或未可非然其
地在學宮之西非今址也

本朝併縣於梁山雍正六年復設縣治歷數令始有朱
陽竇樗村先生以理學名儒勲懇學校乃建宥渠
書院於城東前後二十八弓東西一十二弓規模
宏敞樓有藏書著學規以教學者金匱周公金紳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一

復有宥渠書院講義規條益爲明備至今以周配
竇不愧也迨嘉慶元年教匪之變新甯設重兵以
扼賊賊平後他寺廟完整如故獨宥渠書院鞠爲
茂草而俗吏輒委之於戎馬豈非不知保護愛惜
爲竇周之罪人哉故邑士復於城西隙地有龍池
書院之建非襲其名也欲朱崇芳其人也猶沐竇
周之澤未衰也夫書院之設權輿於唐之麗正而
非以之造士惟宋之應天從此有四大書院之名
睢陽石鼓嶽麓白鹿洞是也白鹿洞之規條獨見

其大至明之東林不免黨同伐異之習學者於是而折衷之知所尚矣且新邑爲竇周過化之鄉竇之學規周之講義載在邑乘有可覆視者不甯惟是鄉先正之雷熊周趙與張德茂之純孝著聞不又可爲景行仰止之一助乎友人高任堂廷楨孫樂亭世陶趙甘亭邦霖屢督余以記因書其沿革如此若夫就地以闢基因堂而築室尚有待於繼長增高踵事而增華者維時先後知縣事者趙華饒觀光于芑督其成者孫世濟曾一恬例得備書

建增龍池書院月課膏火碑記邑舉人楊直方字薪圃

新邑宕渠書院舊在城東水神廟西側嘉慶七年邑人士移建城西仍大理寺趙公作記之名以龍池稱維時大功既葺膏火未興非闕也實經費不足故厥後官斯土者或間有小補而終鮮大成其漠不介意者遂如秦越之視焉毋亦撫字心勞簿書鞅掌有不暇給者乎時事循環無往不復咸豐六年夏賢侯鄧藩甫明府權篆斯邑課士論文汲汲以振興學校爲己任會邑南明月寺以常田搆

訟侯斷令併入書院歲得租谷若干石因永遠定爲膏火其正副之數升降之法考校之規條無不斟酌詳明并揭石以垂久遠於是二百年廢墜之典一朝而興甚盛舉也夫人莫不喜於相競相競則其志自強人莫不恥於相形相形則氣立奮今膏火既備旬有課月有餼俸多士爭自濯磨潛心於詩書禮樂之精殫力於明體達用之道雖聖賢甄陶一世之方不外是矣乃或者謂專爲寒畯而設則是陶朱不列周庠而夷齊長在殷序也豈定

論哉自今以往苟能增華濟美踵前迹而恢廓之
尤侯所厚望焉若侯膏火及民口碑在道予可無
贅也獨舉其嘉惠士林貽新邑無疆之休者謹備
書之以誌不忘

重館禮都書院覽勝記

人邑舉張昱

淙地舊有龍池書院其制度厰豁喬皇爲一邑冠
暨八十餘里外又有禮都書院一區倣古鄉校遺
意不雕不樸予丙戌歲受李明府蓮塘聘主講其
中當年競於梯榮懷鉛握槧雕蟲篆刻無暇踰闕
睇院外清景後計偕北上兩試禮闈眊矐而歸始
擺棄一切謀所以自樂者適

黃明府七菴又命重理舊業予甫脫京中塵囂思
入深山清魂淪魄而禮都山齋適壓鎮山髻遇亦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十五

奇哉院基四周皆巉巖削壁畧無倚傍如聖道之
中立不倚者然課生徒羨辰偕會心人出院遠眺
則百里風物攢蹙累積迸入吟眸每當春夏之交
千山送綠百花傳紅兼解語栗留睨皖流音與院
中吟聲相和斯時一笛一琴一觴一咏皆成異趣
天台棲遲不是過也雨欲來則山麓有萬斛濃雲
湓湧上蒸隱隱有聲墨燈低垂妨礙簷桷須臾松
濤山瀑轉萬壑雷足以振聾警瞶開拓心胸屆秋
冬宵深霧淨從院門俯瞰萬頃稻田澄泓如大江

鱗次篝燈似漁火萬點明暗江心光景超忽千態
萬狀不可形似而且院外之月令人幽泉令人清
竹令人雅石令人淡予因開棲霞之軒睨歛雲之
塢餐沆瀣而狎元氣焉此又山齋之剩景也余因
有慨焉使予客春倖博一第內遷則緇塵撲面外
任則案牘焦心求如此之清遠閒放且不可得則
塞翁得失何足軒輊哉予因山齋覽勝誌其所得
者若此若夫書院之地幾弓室幾楹月課之疎密
膏火之多寡則邑之官署自有成規固不俟再贅

也是爲記

修建文昌宮並考棚碑記

刁思卓

新邑舊有 文昌宮與 聖廟毗連南向堪輿家
言其不得地勢且日就傾圮謝前縣從邑人請遷
聖廟於城北道光八年六月邑人學博孫世濟監
生劉宏桂文生曠學湛從九品劉宏盛即裕德請之
吳寅齋明府移修文昌宮北嚮並開拓前聖廟舊
址爲考棚寅齋首捐百金邑人士踴躍恐後甫五
月而工竣屬予志之予考司馬遷天官書斗魁戴
筐六星爲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

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書曰禋于六宗列司
中司命周禮大宗伯禋燎小宗伯兆四類月令季
冬畢祀皆有司中司命漢律曰祠祗司命此祀
文昌之見于傳記者也帝君之名特出於道士之
說而益以十七世之化身嘉慶三年與文武廟同
祀二仲蓋報其以文化成天下也近梁邑有修其
祠者予題其楹曰末學泥籍錄之言宣科說讚頌
帝稱君那知爲世間夫子 先皇定春秋之祀備
碩焚燎崇儒重道還奉若天上星辰爲附會者箴

也不然先師先聖豈以文宣王爲重哉物莫能兩大朱竹垞斥其祀於學宮爲舛前此之並於聖廟是祀於學宮也堪輿家謂其不得地勢亦未究其義而姑爲之說耳至考棚之設仿於棘闈縣之考棚專爲諸童一適載適三適由此其選宋之失利于縣而後領鄉薦者來書頗露不平縣令答啟有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等語可取爲證矧童生衆多使之負桌運凳就試於縣署非惟體制有關亦煩擾未便此考棚之

似緩而實急也或曰堪輿家必不可信歟予曰一家富貴不如一郡富貴建爲學宮果狀元宰相之踵出蘇州是也卽新邑在前明時人文蔚起中稍不振而邑人大理公改遷書院果有朱從芳其人則地靈人傑之說未可厚非諸君之用心此物此志也宮有東西殿堂个廊廡較前宏敞棚亦分東西爲號一千二百官廳箭道俱備計工一萬有奇甗瓦木石實費制錢三千緡有奇例得備書

建修藏書樓記

竇容邃

聖人之道備載於書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可得而考矣自刪定後易書詩禮春秋其根底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總會也子史百家其枝葉籓籬也學者不泛濫於子史百家之集無以見聖人之博而道之廣大不備不歸宿於五經四書之奧無以窺聖人之約而道之精微不傳予葺宥渠書院爲邑人士謀肄業地又恐後生小子浮慕青紫耽志帖括而不知聖人之道之所寄於是廣搆古今遺

書建樓以藏之藏之者欲其行之也夫聖人往矣欲見聖人而不得讀聖人之書如見聖人焉聖人非異此耳目而耳目有以盡天下之聰明聖人非異此心思而心思有以窮天下之睿慮聖人非異此四肢百骸而動容周旋有以極天下之變化隨時措之而無不各得其宜嗚呼聖人之書聖人之行也欲法聖人之行不可不先讀聖人之書既讀聖人之書尤不可不精研書中之義以求聖人之所以行倘藏其書而視爲架上之縹緗也則玩

物喪志曾何與於博稽否則務爲章句騁其麗藻也則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曾何有於躬行再不然讀其書慕其行而不得其致功之要亦徒見其顛倒迷惑焉耳更安望其登聖人之堂而入聖人之室然則致功之要何在亦曰收其放心而已心之體具乎衆理心之用周乎萬事此心不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更於何處安著此心一收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從此讀聖人之書效聖人之行將見物有以格知有以致凡聖人

之所以啟其知者自可極深而研幾也意有以誠心有以正身有以修凡聖人之所以翼其行者自可篤實而輝光也家有以齊國有以治天下有以平凡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自可以推行之盡利鼓舞之盡神也要無一不自收放心得之夫豈冥然默坐寂守一心卒欲悟道於恍惚莫可憑之域哉學者朝於斯夕於斯灌溉培植於斯將以書爲徒博耳目之玩好乎抑以書爲涵養性天之本源乎將以書爲弋取科名之階梯

乎抑以書爲考証身心之明鑑乎將以書爲聖人之糟粕而明心見性以戾正學乎抑以書爲聖人之精蘊而心身體踐以衍其緒於無窮乎孰得孰失何去何從當必有辨之者是樓也工肇於乾隆五年五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告竣勦茲役者邑諸生駱子德寬張子子懽李子斯義耆民張珏熊子相也其餘姓氏各輸貲工不等例得列諸碑陰以昭樂善之誠云

普安場新建社學記

邑廩生 黃英文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序有序國有學故其時教化
大行風移於上俗美於下絃誦之聲達於閭巷所
以士林爭自濯勵而人材傑出也我朝

聖聖相承右文敷治屢降

綸音於州縣建立書院外命鄉黨各立社學所以培植
士類者優矣新邑舊有社學後漸廢弛洎滇逆之
亂學宮鞠爲茂草子弟半謀衣食識者惻焉傷之
同治丙寅府尊唐公飭各縣均立社學普市諸君
子共謀其事惟兵燹之餘公私俱竭籌欸維艱適
余與沈君小南董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二

闕廟事不得已以闕廟焚獻餘資益以縣內社學穀
數石始定社學二堂以教境內子弟此盛舉也嗚
呼府尊惓惓培植之心鄉人士殷殷崇學之雅遊
是學者豈惟是吟咏風月剽竊字句侈然自負爲
學也哉必將探聖賢之精奧索性命之淵源理道
則遠紹伊洛文章則直追董賈其平居也訓俗而
型方藏器以待用使後之人得而稱之曰某先達

某名宦皆自吾鄉中來也則斯學亦與有榮矣一
有不幸尤宜舍生取義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足
爲吾學光記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
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胥此
意也今社學初建爰弁數語亦期吾鄉中敢實學
勉篤行以爲我

國家駸駸慶得人之盛云爾

峩城山樊侯廟碑記

邑令 臧榮青

峩城山峙東鄉新甯兩邑之間蜿蜒橫亘高出羣峰百里外望之蔚然而森秀蓋新甯一鉅鎮也距城五十里舊傳漢舞陽侯駐兵於此遺址不可考土人立廟其巔歲時禱禳於是乎在殘碑滅沒亦不知始何時矣余於乾隆丁亥來宰是邑時以事過其山下思一登陟公事忽忽未遑也歲庚寅署篆東邑山之陽卽東境也鄰人戴某與寺僧某爭其土訟之官士卒歸於廟明年余還新邑寺僧葺

廟方落成介於曾生某以請於余爲之記曾生邑之讀書自好者爲余言僧能立志輝煌廟宇築砌道路年逾八旬而勤修功德不倦有足嘉者余應之曰僧之新廟以奉神也僧亦還以自庇而修葺之亦固其所且輝金耀碧招徠士女雜沓燒香神所不歆亦余所不喜至其廟之疆界久而無稽恐起爭端碑以誌之亦有土者之責也若夫樊侯事跡光昭史冊邑之人自能道之茲故不及是爲記

修靈巖寺記

湖南岳常澧道臧榮青

余宰新甯者八年計蒞新視事實不及六年六年之中又時時檄召至州代庖州事然而簿書無堆積村農不曠廢非余之能也事簡而民淳故能安余之拙憶自丁亥蒞任後滇省用兵馬牛之屬徵調時至新邑供輸獨先他邑兩金川之役亦然蓋幅員無多居民錦簇花團應之者速其間間有乘機竊發皇惑善良則化導之無能司土者實難辭咎癸巳三月調至省城委署中江其地劇於新甯而

辨理軍儲章程尚有未備余以治新甯者治之民咸稱便自後改調射洪不復至新甯矣先是余往來南鄉取道白岩山見其上蜿蜒屈曲陟岡四望可攬一邑之全二三甲之來城者必經於此山行十餘里鮮有村落仰觀石壁有石凸出如蓋下可塑大士像一尊天然神座也倚壁築數廛亦可使行人小憩且村民往來瞻仰法像生敬畏心去惡以至於中似可以輔教化所不逮拙者之心如是亦已見余之無能爲役也然吾聞菩薩之

義菩覺也薩情也華言謂覺彼有情凡諸有情同
登覺路豈非司土者一大快哉三甲吳生名霽老
成正直之士乃囑其經始爲結茅庵居民踴躍成
之易以椽瓦迄今十餘年矣丁未初夏余承

恩命觀察荆南今春吳生不遠千里來禮謀葺而新
之將架閣其間俾衆生循岩而上近護 慈雲壯
哉吳生發此宏願也余自初到新甯卽見吳生鬚
髮蒼白爲一邑宿儒時余才年三十六耳今鬚髮
已白漸入老境而吳生矍鑠如前飲食動履不減

疇曩豈非葆其眞者足而所得於 佛力之護持
不淺也哉夫能葆厥眞者皆我 佛力所護持者
也因捐俸爲之倡俾勸諸好善者共勸其成焉拙
者無能竊以補昔日化導所不及云爾若夫選比
邱永香火吳生與邑善人商之非余所能遠爲謀
也捐金之士並泐姓氏碑陰

重葺中定寺暨廣福閭馬二寺記 刁思卓
屏山距城二里許舊有廣福琳宮余嘗偕同人縱
觀其上寺有數進金碧輝煌燦人心目凡山門牆
壁堦砌靡不整飭則爲老和尚之能踵事增華之
力也蓋定能自乾隆戊午披剃中定寺越乙亥始
來廣福精進禪定二十餘年於戊子歲受菩薩大
戒悟空如來眞面目舉從前顛蹶望拜之所得忍
辱積累之所餘出二十金募修龍王行宮丁亥歲
以五百餘金接頂閭馬寺爲之反其汝湯而復其

叢林金容蓮界頓異前觀屹然與廣福埒而是時
定能亦將老矣四十五年始偕徒孫大輝廻錫中
定惟念中定舊無龍王殿祈禱惘然遂復創建其
募修捐金之數誦金剛經一藏以供滿堂金碧之
用亦與廣福同夫白馬招提稱名雖異伽藍精舍
立制無殊而理故補新者卽爲二梵之福茲以一
生辛苦盡成蘭若莊嚴非僅空諸所有也可謂能
造福也余獨以未至中定爲憾計此寺爲定能托
鉢之地當必更勝于廣福閭馬者均無譏於衆刹

也夫定能名師省並記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二十八

重修黑天池靈雨龍神祠記山邑令保吳 協齋字寅

祠以雨名記靈也雨何以靈靈於天靈於地而更靈於黑天池之神黑天池者新甯與東開三邑接壤之名山也攷誌載距城百里許其山最高大一登其巔途徑若空步履所及恍如拊鼓聲值三縣分界處三峰崑崙古木蔭翳不見天日而中有池水出焉此黑天池之名所由來也其池上建祠池內甘泉時溢浮繞黑蟲景象非常遇歲旱人各以瓶繫覆池上虔誠禱告已而聲發水中如疾風怒

濤之勢濁泉湧出激翻其瓶則跪而捧之以歸大雨隨至其靈異如此予壬午冬來宰斯土因公下鄉間訪茲山之勝父老爲予言禱雨事靈應鑿鑿並言龍神得道一現相於牟善人再徵驗於靳明府於是禱者更紛紛而感召若合一契劉禹錫之銘曰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其謂是乎予竊心嚮往之適甲申仲夏雨偶愆期予偕僚屬士民設壇請命分任汛防杜校尉率僧會居士等詣祠齋禱不日挈瓶水以還遂連獲甘霖傾注田禾迺稔其他

鄰邑往祈之衆後先得水以去者秋收均慶有年
靈哉雨乎及時而澤天之靈也山川出雲地之靈
也易曰雲從龍雲行則雨施正神之靈也因念神
所棲靈者此祠奈傾圮何人所乞靈者亦此祠奈
卑隘何惟補葺而張大之庶足以顯神庥彰義舉
而沐靈貺於無窮也會邱君國明與東開之好義
士倡議建修募衆貲助旣落成請記於予因紀其
靈異如此若夫捐貲之名氏匠作之經費並宜勒
諸碑陰昭示後來茲不贅

重修聚寶菴記

邑廩生 金恩模

淙城北二十里有山焉古號長龍嶺俗所謂石驪子是也層巒疊嶂怪石嵯峨斜行而上迴視平原數十里皆入望中屏山當面寶塔右臺市井村落樓閣參差如列畫圖春水淼淼阡陌交通直可作平湖看陟其巔有蘭若曰聚寶寺鑿石爲壁前無堦樹數楹俯瞰削壁令人心怖殆不可以尋丈計也詢之居人莫知其始讀其古碣乃前明正德十四年所創建者鄉先輩大理評事趙整作記惜碑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十一

石剝落不可卒讀蓋至今已三百餘年矣嘉慶初白蓮倡亂人多竄伏山谷會堅壁清野之議行土人因山爲砦數年戎馬卒保無恙夫當其變可以衛人民而避兵燹恭逢

昇平之世文人詞士相與登高作賦又可遊目騁懷此寺之所由久而常新也獨是佛像金身稍爲減色癸巳冬住持僧智參遠近托鉢募貲重裝遂換滿月之容功竣請余作記余曰智參眞佛家弟子諸檀越於佛面有光余獨喜茲山之雄峙而靈秀也

因援筆而爲之記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

三十二

重修邑南趕場嶺文社公祠碑記

序

張蒞之

蓋聞王政莫先於教養鄉閭首重夫神民會文分社意至美而法亦至良也特

文昌宸垣尊神載在祀典與

文武夫子並重似非士庶所得而祀者然獨不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乎况斯世有人心而後有風俗有教化而後有人心神道設教社倉備荒良有以哉吾邑趕場嶺舊有

文昌宮一所社倉數間鄉先輩延師課讀遇歉賑荒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十三

舉集於此醇厚之風幾於三代無何老成凋謝社谷併入私家廟貌亦就傾圮君子傷之非一日矣道光庚子歲饑鄉人奉示平糶尋遵批諭會議仍歸此地協同經理文教藉以昌明社谷亦永定局蓋善舉也第宮殿摧殘神無以妥倉廩狹隘穀難久囤因與二三同志酌議重修新建前殿專祀文昌後殿崇祀朱子社倉三間附建東西廡內觀音大士俗祀已久牛王諸神亦居民所應祀者建閣於後以便祈禱而

奎星又係天神向與文昌合龕非制也復建樓於前
上祀

奎星下爲大門號棲鳳山亭學舍數椽垣墉週繞香
厨經庫靡不煥然維新焉是役也約計費貲千餘
緡先以本廟長燈會錢及各會公貲湊數不及三
分之一倡首者慨然托鉢捐貲者惠然解囊剛閱
月而功竣嗣是

神民兩益教養兼資溥樂利於閭閻同歌大有育英
才於廊廟共仰化成未必非諸君子共勸厥美也

是爲記

白巖山修路記

竇容邃

嗚呼蜀道難哉李白謂難於上青天殆指由秦入蜀者言耳其餘若巖岫杳冥厓壁斷絕或概未身歷也雍正十一年夏予奉

命來蜀乘騾行棧道仰望無際俯臨不測紆回犖确琅琅有聲幸而履險如夷因嘆昔人謂眼光不過馬首亦行險之一法也既而自思此去不知當宰何邑其山川之陡絕豈亦若是耶迨秋底成都未浹旬卽奉檄令宰新甯按其地古岩渠也在萬山

中縣治東南有山名白巖者陟級上下斷處如繩往來皆側行以度其下雖無深谿巨壑奪人魂魄行者常恐隕墜又高而且厚可三十里余嘗過之殆與九折之阪無異焉適有楚人王明性卜居山巔目見肩挑背負者直項並踝恒惴惴不得喘息遂自西北之麓募工平治由是隘者廣危者平惜也僅及半而止當時有助貲者咸列姓名立碣道旁厥功亦未可沒也今年春有偷兒入其室挾其銀錢布疋以去明性急走來控予曰無庸不十日

必有以給汝也越三日明性又來報昨者夤夜忽有人將所失之物擲還矣若是者非感公之德畏公之威何以至此敢頓首謝雖然得失命也然失而復得終勝於失而不得者明性往修白巖山路及半而止者非慳也力不逮耳今者被刼盜復全歸願割貲一半以終前志予頷其說明性於是又募工鑿石平土並請於好施者自春季至孟秋得達於縣之東南門告厥成焉予亦分俸以畀之夫盜能還贓而不肯持以首官固爲善而不終者乃明性獨以緘滕之物去而復來爲創獲則善舉也嗚呼自有茲山而忽平於今日從此當歌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矣明性請記遂書以付之

迴龍橋記

刁思卓

古者橋以木徒杠輿梁是也字故從木夏秋之交亦虞衝決故成於十一月十二月豈橋皆不用石耶以余度之地勢平衍之區瀾漫鬆浮俟其固陰沍寒而成之因不可石及大雨時行一葦可渡仍撤其材而貯之以待歲舉絕流斷港義亦可推若夫重岡複嶺綿亘數里之交水無所歸瀦而爲淵流而爲川遠有行李往來之客近有樵採禾牧之徒公有徵發期會之繁私有貿遷有無之衆別無

取道非橋不通用木則勢不可久用石則力有未逮已覺徘徊瞻顧矣乃兩山相砭亂石峻嶒春水方生噴怒如雷儻淫潦溢涌沙石俱下如萬馬奔騰無論厲揭俱廢卽剗木爲舟編竹爲筏將安用之欲建石橋亦固其所然力卽有餘而施功匪易安得如世俗所傳萬安之醋趙州之驢耶如迴龍橋是也橋距縣西三十里山跨東達水與達滙始可濫觴衆山東之迤邐而來洩怒於此灘高水險失勢一落奚啻千丈之強昔年建有跳磴稍下卽

灘行旅不戒竟有逐波臣而去者因此道通秦達
黔往來踵接雖水落石出行必魚貫此岸舉足則
彼岸鵠立以待而負重者尤不能參差而進至於
水潦既降前車可鑒言之殊堪於邑石橋之建不
其亟乎於是將伯之呼雲集景從相之度之經之
營之蓋欲其厚更欲其堅上豐下削爲門一十有
四高不盈丈廣僅數尺長十八丈有奇堅厚則水
不能齧門多則水有所洩平坦以避其歸壑之勢
寬濶以柔其狂觸之威費金錢千緡費工萬計越
期而落成順軌安流人从衽席過矣又念此橋爲
達邑水源作字塔以鎮之赤文綠字彩螭長虹與
熙熙穰穰綿延於羲年唐日中也何其懿歟首士
介而請記遂書之以復若夫匡修仁人醵金若干
並助捐名氏例得備書以示後人

重修接龍橋碑記

邑人 選訓導 張錫瑤

縣治在南山之麓餘枝達於城外北二十里有山焉若案若屏若簾若庫若席帽若巾箱橫列可數里忽轉折向東自七股山蜿蜒而下形漸小又轉南俯臨平疇至北郭而伏有水焉從東來會山左之水薄城濠繞北郭經伏處而西其上多沙其漲多暴岸潰木漂害甚積澇往來者病焉

國朝康熙年間從山伏處下石建修虹橋狀如夏屋遂成康莊余高祖九凝公紀於石歲久字漫滅不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記

三十九

可卒讀總之不離乎利濟者近是近因陽侯虐薄岸傾首士智囊張睿元集同人捐貲重修役始庚寅歲杪閱四月而成囑記於余余謂古者杠梁之政每歲不憚其勞今一勞而利賴百餘歲其視於古何如也因而念士君子與人爲善無論出處苟存心愛物其名必有所濟諸公此舉善可沒耶顧奈何按地勢橋頭有石脈與城北餘枝相對待故其岸近其土堅岸近則易成土堅則可久他徙不如也且後勿棄基即仍謂之接龍也可

重修曹家高橋碑記

吳協

嘗考夏令曰十月成梁謂夫時農功已畢可用民力而成之以通往來釋揭厲亦王政之一端也顧每歲役興未免頻煩馨鼓曷若衆力共擊爲夫一勞永逸之圖哉淙邑雙溪之水趨西北流漑原田界阡陌迤邐所經灣環如帶距城十里許爲達開上下通津其河底岸浮沙不可磬石先年建有木橋一道名曰曹家高橋誌土疆標形勝也奈歷久浸鬱傾圯難支豈果高者之易危歟亦以功料未

堅緻耳倘惜費不修若病涉何幸邑多善士如貢生潘君正謨國學曾君宗嶷等素皆樂於爲善者捐貲倡首議因舊基而新築之一時遠近居民各破慳囊僉亦踴躍從事於甲申季秋鳩工庀材越二十三旬而功告竣計糜金錢六百餘貫旣落成邀予偕同城文武履勘其次見夫椿排鴈齒板架鼉身庀蓋長亭以苦代瓦原楹十六復增其二仰除風雨之漂搖俯禦水潦之汛刷高高乎虹影臥波閣道行空遵斯路也視險如夷蕩平之政恒在

鄉野想諸君濟川之才茲其小試矣乃謬以予爲
題柱客而問記焉予不敏仍沿其名曰高橋而約
錄夫勞費之數及布施姓氏俾勒碑陰庶贊襄善
舉者之功德與此橋同其不朽云

白巖河船渡記

邑令 靳光祚

治南二十里許地名白巖河路當孔道往來熙穰每屆春夏之際河流洶湧難爲杠梁之設兼乏舟子之招一溪中阻欲濟恒艱予視事茲土日懷隱憂常於簿書之暇思籌利濟之術以便吾民而未得其當輒惘惘焉癸亥春闔邑衿士張君子懽等詣予請撰碑記云邑民有江伯能者捐貲置產設渡船贍舟子可以垂永久予欣然諾曰善哉是舉誠於民爲甚便而利甚遠也夫操舟濟渡尚屬善

緣況不吝多金普資利濟意誠可嘉功實匪淺諸君爲之共勸厥美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矣蓋置田以贍舟子則田爲公田渡屬公渡職斯任者耕公田以役公事無復索多爭寡於行道日啟釁端致貽伊阻而往來浩繁之地揭厲無虞寸珠不費其便於民爲何如也况所置之產入租八口是供仍自有餘水漲駕舟水涸搭橋並責舟子隨時經營雖費多金可期永遠視夫鑿石爲橋一潰而隕厥功者殆不侔矣是豈特便民於今日哉予向者一

片阻溺隱憂茲皆爲之頓釋矣爰將印契並令附
鐫碑陰昭示後來遂踴躍而爲之記

貞女何趙氏虛墓記

邑令沈承勳 西銘

邑城西五里近普市有貞女墓焉建坊於前式若門戶一碑中豎四望屹然左右矮墻長築題咏尤夥乙丑冬會予來宰茲土過而望其匾云漆室芳徽竊私心自慰曰邑有如是之女其風氣亦大可見踰月餘微服訪普市過墓就憇俄有芻蕘者三人荷蕘持鎌而至各裸膝跏坐於其次內老者指墓詰二少者曰中有尸否少者曰墓豈無尸老者曰否否此空塚也予聞之愕然欲進詢而三人散

去既而抵普市巡徻肅然無惡習爰請闕廟傳父老訪此墓顛末有增生魏隆燦出貞女傳相示始知女趙姓字何生未婚守義其苦心孤詣真令人不忍言不敢望者予因詢虛墓之故對曰初女卒家人葬於斯表懿行也葬未浹旬其姑夢女冉冉來愀然曰媳爲何卽死非欲誇耀人寰胡置媳於道旁耶况馬不絕跡爐錘不停聲實不能一朝居問將安適女俛首泣曰媳未負何郎何郎必不我棄語畢而逝姑驚覺泣白家人家人未介意

適翥吾黃公權篆此邦聞之曰趙女生未同衾死
欲同穴情正義安可從其志家人遵之而此墓虛
職是故耳予得共情不勝景仰曰噫異矣女之心
乎何生者可謂摯且至矣終身守待免之株畢世
無闕睚之樂不怨貧而棄舊不慕富而圖新不以
姑老而畏多累不以無嗣而慮鮮終滿腔熱血一
片冰心然猶得曰真性獨存虛靈不昧耳至若物
化骸枯似死灰不可復燃者而女猶靈爽式憑不
務名不忘故死且如生噫異矣女之心乎何生者

真可謂摯且至矣予故樂爲之記

傳

趙貞女傳

邑庠生 沈蘭臺

貞女趙雪玉邑鎮普安人也幼字何生光烈未笄生卒女年十四聞訃往弔遂依姑守志不返請於族子其姪示不二天也或有勸其另字者女泣曰何郎死上有母下無嗣一髮千鈞責在當躬忍去乎哉或又曰家綦貧奈何女厲聲曰女子不節孝而富貴奚爲者父母懼不終欲奪其志竟絕跡不歸甯女事姑孝待子寬而嚴內外交稱之女紅精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傳

一

敏勤儉交飭猶餘事也卒年三十有五衣棺會葬不約而同輓詩誄文幾乎充棟噫女以處子居孀歷二十年無慚德視他節婦不無難易分且兒能撫之成立母能事之孝尤寥寥不可多見徒以無瑕重趙璧猶淺之乎論貞女也異日者採風及之詩歌上達錫

旌表荷

鸞封我知其有必然者子瑞麟媳氏魏邑增生魏隆燦之女

祭朱伯通伯珍文

大都憲 林 俊

惟茲西川猘犬吠狂維時將領袖手徬徨汝竭忠
憤氣決而剛百戰俱捷厥功殊常賊用大窘民獲
小康天未厭亂昆弟並亡我思壯士世短意長陳
詞以祭墓木之光

文

告城隍文

寶容邃

維雍正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新任新甯縣知縣寶容邃謹以香燭庶饗之儀致祭於本縣城隍之神前曰維神職司保障衛我黎庶幽無不燭明無不乂宰司土者渾同一氣凡百措施精誠默契今邃朱陽豎儒中州下士幼廩家訓長識大義居官蒞民學而未試計叨鄉薦歷三十祀齒雖加長志不可易凜遵部檄中樞從事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文

一

欽命來川事簡易治調補茲邑夙懷罔替敬告神明盟心作誓誓曰一邑之中備責長吏人無小大政無鉅細見善必爲知惡務去撫茲民人奉茲社稷其或犧牲之不成粢盛之不潔不足以邀靈爽之式憑當責邃以慢神之罪其或宣講

聖諭而未徧窮谷化導愚頑而歷久如故不足以興禮讓而正人心當責邃以欺枉之罪其或剝民以自奉損下以益上使閭閻愁苦含怨當責邃以虐民之罪其或學校之不整士習之不端使文教晦而

弗彰無以鼓吹休明當責遂以寡昧之罪其或疆
理之未清土田之未闢室廬之未安蓋藏之未謹
使農田紛擾而積儲乏術無以備凶荒而拯困窮
當責遂以怠忽之罪其或刑罰之不中獄訟之不
平使覆盆莫白而是非倒置當責遂以濫刑之罪
其或保甲之不嚴盜竊之不靖賭博之不除私宰
之不禁使遊惰潛踪而豪滑得以肆毒當責遂以
縱惡之罪其或正人君子而不加欽崇諂媚羣小
而曲爲袒護使好惡偏辟無以扶善類而抑讒邪

當責遂以蔽賢養奸之罪其或賢孝節烈而不急
爲表揚鰥寡孤獨而不力爲拯救使閭閻無聞而
窮民莫告當責遂以孤恩殘忍之罪其或利所當
興畏煩瑣而中止害所當除懼強橫而姑容使利
日消而害日滋當責遂以因循貽誤之罪嗚呼一
念之私匿而弗克便是□□一行之妄矯以誣人
終屬敗類伏念先人遺訓洛閩是繼

朝廷祿養廉隅是飭師友督策忠孝兩致士民企望
爲怙爲恃遂何人斯甫膺司牧輒顯違家訓而上

干

功令甘負仁賢而下愚黔首尚得覩然自立於人世乎

自茲以往行有不藏惟

神是究是殛幸無大戾惟

神是輔是翼敢布腹心用冀

鑒察謹誓

每歲三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九日閩人致祭

天上聖母文

邑令連黃位斗菴字七

曰恭惟

聖母功並媧皇德齊大士配天地人之位兼仙佛聖之

尊秀毓湄洲驗异香于滿室恩全海島度苦厄于

羣生自炎宋以迄

熙朝聿昭靈異由南邦而逮西蜀悉荷生成雖蕞爾之

淙城亦同沾夫

厚德宜隆享祀以答

新甯縣志

卷七

藝文文

四

神庥茲當

春秋

序將終正值

神靈

誕降升陟 遵

王制而禮行九拜聯鄉誼而人萃八閩爰陳蘋藻之儀

用篤梓桑之慶從此風和蛟窟狂瀾盡化爲安瀾

日麗蠶叢異土俱成爲樂土仰祈

來格永以降康尚

饗

藝文志

文章之道昭於千古經訓之宏深肅括復乎尚矣
此外立言之士揚芬漱藻抽秘騁妍何莫非擷六
籍之膏腴傾羣言之瀝液以炳煥一時者哉蜀自
左太冲相如王褒揚雄輩以文章名世繼起如陳
子昂李太白與夫眉山蘇氏新都升菴類皆豎幟
文壇蜚聲藝圃者郁郁彬彬稱極盛焉邑雖僻壤
居蜀東偏豈無一二名流俎豆先哲第明季遭殘
幾無子遺文獻失徵同於秦火滋憾撫今思昔能

弗悵然茲志所採半記興革之原非若藝林之選
蓋有一代之人事卽爲一代之文章猥仿班史例
而襲其名耳若夫廩經酌雅製式敷言考四海而
爲雋歷千載而常新則生

文教昌明之會當必有爭自濯磨以鼓吹

休明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邑多士詎無意
於其文蔚其文炳乎人握蛇珠家藏荆璞行拭目
俟之志藝文

明藝文

重修新甯縣學記

夔州王謙

京山龍應祥典史新甯三載能先事於學

先師先賢禮殿儀容及師生齋居器用皆爲一新典教
黃瓚胡靖二君子又克相成其事請記於石惟聖
賢之道廣博如天地昭明如日星無不覆幬無不
昭明奚問乎遠邇今蜀之文物人材之盛世以爲
文翁啟之所以啟之者使知爲學之道耳然而道
之涵宏教之旁達一文翁豈能盡化耶皇明啟運

新甯縣志

卷七

明藝文

一

聖賢相承修崇學政以風勵天下者行此道耳豈
徒會聚遊談增廣學舍以爲一時觀美乎豈惟使
誦習辭章以爲決科取士之階梯乎蓋欲造就多
士育養賢才以輔成治道拯濟元元也謙叨祿秩
禁林歷三十載出守茲土愧無爲政之才幸嘗聞
爲學之道於學道愛人固不敢不與諸君子共勉
所亟欲與諸英才共講習者亦此學此道耳此道
也三綱五常日用彝倫之道也皆固有當爲之事
非求之於外驚於高遠也六經所載君帥所倡禮

樂刑政所扶皆學校所當講者誠能居肆習事篤守力行今日竭孝力於親異日盡忠節於君擴而充之推於國家措於天下稱於鄉黨行於蠻貊以至動天地感鬼神建勲立業著於簡冊垂於悠久者亦莫非此學此道也諸英才講之素明矣復申言以告之者使之知聖賢垂教化民之方國家立學養賢之意非爲角文藝媒利祿而設也若夫繼振餘風重葺廢圯後必有如昔之文翁今之應祥者

龍池書院記

邑人大事趙整字用理評事

新甯爲蜀東劇邑科目代不乏人比者士舉不利咸以委之時數貴州楊公檜以鄉進士知縣事謂曰人材興廢科目盛衰吾有司責也曩吾過辰州見崇正書院四方聞風爭自濯洗者衆吾將亦爲是可乎僉曰唯越明年惠流人和咸與縣簿張侯黼縣幕蕭侯成以事謀於上乃可其議遂偕司訓李公籥春相儒學西舊有神厨宰於隙地方圓可數百武第高下懸絕公乃令鑿芙蓉池以補其卑

新甯縣志

卷七

明藝文記

三

蓋兩善也又市材命工輦石陶瓦中建堂傍分齋號前爲重門堂後爲樓樓之東爲卷棚三間以祀鄉賢樓臺池之北爲圓亭爲圈橋周繚以牆繪以黝堊丹漆植以松柏桂竹凡院所應備者大小咸具可謂完且美矣經始於正德丁丑成於己卯爲工若干爲費若干皆節縮公用爲之公不匱民不損其心勤其慮周其爲吾儒計也深且遠矣予時置散於家幸親見之是歲門人朱崇芳果高捷實公激勸之力也旣而吾庠及鄰封多士感而贄余

公尤爲渠懇懇焉余不得已而應之聲傳四方駸駸乎鄒魯之風公之言驗矣因爲題其堂曰貫道樓曰萃賢池曰化龍門扁曰龍池書院衆謂不可無記司訓李公謙具禮以請余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道亦不可一日無儒者之功無其道則無善政無其功則無善士故伊傅周召之行孔顏思孟之傳周程張朱之學皆所以爲天地扶元命爲生民立元化爲天下後世開元運也自今而後果有是人乎余亦不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古今之

人固不同而心之所同然者一爾文定謂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矣有志吾道者尚相與勉之庶不負公與吾之所期待也夫遂爲記

重修牛山廣福寺記

趙 整

新甯之西三里許有山孤峙崇聳突兀斗絕而狀若臥牛然縣志爲天牛覆甕山蓋名景也其上有寺曰廣福我國家來設爲僧會司頒有印記邑之儀祝士之遊賞率於是乎在其廢興大畧詳於訓導田公一碑時正統七年三月也至是又七十餘年中間如僧會司瓔僧人瓊增修整飭儘儘可觀宏治甲子春燬於回祿灰燼之餘存者無幾時僧會惠源方至官大懼僧徒流散縉紳滅蹟無以稱

是名景其徒了童又從而趣之遂募材命工經營締構垂十年凡殿堂齋舍庖廩庫臺榭園池百廢並起又置殿中香爐殿後梵相並甃堦室俱易以石示永久也寺外增植修篁翠柏異菓名花陰翳芬芳觸目成趣由是佳節名辰衣冠萃止佩玉鳴騶林谷響應或效嵩呼以祝聖壽或隨望祭以祈豐年而高人韻士乘興登臨對花酌酒擺脫俗務洗滌煩襟率將於是而有賴矣然未也是山古有寨堞頃因鄢藍弄兵郊人據此以避者無慮數

萬賊雖屢經其下卒皆得保首領者固其岩險所致而僧徒了童又能累有斬獲乃以所得益爲補砌故雖大都憲林公俊盡毀淫祀獨命修此而都憲焉公昊又愛其高廣視師於是是役蓋經始於宏治乙丑而成於今日其匠石用工動以千計雖四方義士相與共成而邑侯無錫茹公玉桐邑蕭公鵬太和王公良資助之力居多焉僧會等喜其成謂不可無記而猥以囑余余惟浮屠氏之教目未暇辨然世人之讀聖賢書踐古人跡顧有爲子

而弗肯堂爲臣而受職怠事者多矣又安望其未學而能自振者哉僧會等固浮屠乃以不稱其職爲懼而力舉此廢且欲假余文以爲記焉彼豈所謂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者耶吁其志固可尚已矧是山之修是寺之建爲吾君事祈祝爲吾人資玩遊且急難之際又足以禦暴客而保遺黎其視私用私度徒避征役而無益於世者亦異矣春秋於荆吳徐越之慕義皆進而稱人與善也僧會此舉善可沒耶遂書之以

爲記

新甯縣志

卷七

明藝文記

七

明詩

寄雷劍東蒙自明府四首

梁山人來知德
唐字瞿

隔別經三署江山阻萬重
音書無處達夢寐有時
逢雪滿垂堂竹風傳倚澗松
茂林多病後近日更
疎慵

素節秋懸玉清時劍滿霜
驩驩千里遠鵬鶚九天
長柳繞陶潛宅花垂潘岳堂
澆花並灌柳暢茂卽
甘棠

何日傷潘濬今朝憶作吾
九原如可起三徑已先

新甯縣志

卷七

明藝文詩

一

孤向秀非聞笛王戎偶見壚
哀歌不成調投筆夜
啼烏

憶爾同金錫憐予飽桂枝
年華芳草識心事懶雲
知席上談雷劍花間接董帷
牂牁何日到好去慰
相思

寄楊印峯

來知德

梁州桃李已成梁鶴迹還遺
愧竹堂堂在縣署後
今廢

此日三巴翻教授他年七里
峽名頌甘棠無情塞

雪連心冷有意紅梅照眼香
却憶草元珍重久新

詩不過野人牆

村居二首

來知德

野服黃冠對竹根雞聲雀語送朝昏有田只種陶
潛秫無事常關泄柳門白石鳥來留篆跡青溪雨
過帶潮痕蒲團纔到忘言處又被鷓鴣叩釣綸
石屋籐牀傍釣沙綠綺白雪斷龍蛇春風夜月迎
牕草樽酒茅簷向日花王烈無官知愛石邵平有
客暫需瓜朱轡刺史頻來往疑是西湖處士家